

凡尘晓遇
专栏

在方言里寻找故乡

□李晓

在不少作家的写作里，方言成为他们文字流淌的不竭源泉。鲁迅的绍兴话，老舍的北京腔，莫言的山东话味道，贾平凹的陕西话特色，苏童的江南吴侬软语……在这些文学创作的语言大师里，读者通过深阅读抵达他们可以清晰指认的故乡。

重庆作家强雯为故乡城市重庆的方言俚语，专门写了一本书《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外地人一听这书名就蒙了：拉稀摆带是啥意思？只有重庆人明白，这是地道的重庆方言，大意是说耿直仗义的重庆人做事风风火火豪气干云、没丝毫怏怏拖泥带水。强雯用植根在重庆民间的85个方言俗语，探考源流，新衍语意，天宽地阔之间把一座古老城市的性格密码作了灵动的解密，江流环绕大气磅礴的城市表情，氤氲缭绕于趣味十足文字的细嚼慢咽中。

一个地方的方言，它紧紧系缚于血脉故土的脐带之上，承载着这个地方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地图。在这个人口迁徙流动如大潮奔涌的时代，方言生存的空间，正在不断挤压与萎缩中消逝与逃避。

我们还有必要挽留方言吗？或者，面对激流涌荡的大河，要不要对窃窃私语的方言打上一个告别的手势？

我认识几个温州友人，他们在我们这座城市已生活了多年，和我的交流，能娴熟地运用本地土语了，只有他们这些老乡聚在一起时才说温州话。我发现，当他们说着温州方言时，整个表情都容光焕发了。温州方言难懂，语速特快，如听鸟鸣。在地道的温州话里，却充满了庄重虔诚的古意。比如，温州人把筷子仍称为箸，热水称为汤，去年称为旧年，明天是明朝，勺子叫调羹，早饭是天光，午饭是日昼，一格一格普照着古老中国二十四节气里的阳光，滴答着温润诗意的雨水。

在中国人的七大方言里，构成了我们母语的谱系源流。寻找我们精神深处的一个故乡，或许可以通过方言的寻找倾听，让漂泊的灵魂安然落地栖息。

一个城市的生长，也如树一样，枝丫上栖息着南来北往的人，人在树上栖息久了，就形成了城市之树的年轮。城市之树上的人，众多鸟儿的啁啾，让一个林子才那么婉转动听。

蔓延的方言，塑造出了一个城市的集体性格。方言，也是血液，在一个城市的血管里奔突、融合。方言顽强地在城市里得以流传，似乎也让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更加强大，这也是一个城市海纳百川的襟怀。

“你克（去）哪儿啊？”有天我去店铺里打酱油来蒸鱼，路上遇到了来自湖北的老陶，他这样热情地同我打着招呼。我说，陶哥，今天中午

去我家吃鱼吧。老陶中午真到我家来吃鱼了，他带来了家里一瓶存放了20多年的老酒，打开瓶盖时，整个房子里都弥漫着酒香。和陶哥交往很多年，每当他对我聊着聊着就脱口而出几句湖北方言时，我总是会心一笑。老陶觉得我懂他，尊重他，他把我当兄弟看待。像老陶这样说着故土方言的异乡人，他们心里有两个故乡横卧着，一个在灵魂里植根，一个在血脉中生长。

一个城市的方言，会让这个城市更具家常的人情味。我去西北一个城市出差，一家宾馆的老板听到我的声音后，朝我激动地扑过来相认，居然是一个县里的老乡，他免了我几天的房费，还带我去吃美食赏美景。临别时，他只对我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去他老家村子里，帮他邮寄一包庄稼地里的泥巴。我照办了，把泥巴邮寄给他，他用这泥巴在阳台上做了一个盆景，他用手机视频发给我看了，盆景里郁郁葱葱的植物，是老家的土孕育出来的。

我认识的一个教授撰文疾呼，延伸到天际线的高楼，快把方言逼到濒临“死亡”的边缘。教授说，他害怕跟孙子提自己老家的事情，老家的方言，已经和他的孙辈们，在都市里隔离开了一个无法跨越的栅栏。他还这样发问：“一个没有了方言的城市，是幸还是不幸？”教授的发问在网络掀起轩然大波：方言，真需要抢救，还是让它安乐死？不过大多数声音是，一个没有方言滋养的城市，语言是没有生气的、干瘪的、苍白的。方言的消失，也是一些文化的消失。因为众多乡音聚集起来的都市，才是一个城市浩荡的气流，沸腾的人间烟火。

在各种方言传来的动人韵律中，层层叠叠的历史发出迷人的回响，在这些声音的流淌中，为我们伟大的母语，赐予河流万古长流的情意与博大，也浮动着祖先们丰富的灵魂、慈祥的面容。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瓦子铺

□龙远信

瓦子铺，曾经是一个老屋基远远就能闻到鸡鸣犬吠之声远远便能听见牛羊亮眸看到亲人们坡上栽桑田里插秧小菜馆，卖凉糕的和农贸市场都在公路边，再新鲜的东西都有一种风尘仆仆的表情瓦子铺蹲在路边，也是灰扑扑的模样

现在，瓦子铺是一个高铁站叫永川东站，高速列车驶过瓦子铺就有一种特别拉风的感觉东站前面，是一座巨大的银质书卷叫永川会展中心书卷安静，有书香弥漫开来紧挨着的，像摄影机镜头的建筑

你能想象的东西和不能想象的东西总能被它捕捉到。瓦子铺就有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永川科技片场

如今，瓦子铺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也有一张张漏风的嘴巴还在时不时嚼着这个过时的地名像唤着一个人的小名（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坡上高粱红

□黎强

一夜之间，坡上的高粱地就呼啦啦地红了，像大地挂出来的巨大赭红色幕布，映红了半边天。深秋时节，放眼山乡，坡上坡下，一株株、一秆秆、一蓬蓬、一垄垄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硕壮结实的高粱迎风摇摆，在秋阳的照耀下格外喜人。那些映红了天边的色彩，衬托着村庄、田野、山岗，含情脉脉，深情款款，飘逸着秋天的味道，渺渺无垠。

童心飞扬的娃儿们追逐嬉戏在高粱田，在可以隐身藏没的青纱帐中疯玩。削一根小拇指粗的嫩竹管，权作打高粱仗的撒手锏。循着小伙伴弄出的高粱叶子的声音，悄悄摸到小伙伴隐蔽的地方，掰一株高粱在手，剥数十粒高粱含在口中，在与小伙伴近在咫尺的瞬间，猛然从竹管中吹出。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小伙伴哎哟一声，那高粱籽就发射在小伙伴的后颈窝后脑勺上。其实，打在身上的高粱籽痒痒的、酥酥的，并不痛人。小伙伴惊弓之鸟，拔开小腿又逃窜到另一块高粱田里躲藏起来，还不时发出类似斑鸠一样的咕咕声。

正玩得兴起时，坡上传来一声棒喝：“是哪家的娃儿，把好好的高粱给糟蹋了。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才怪！”孩子们吓得屁滚尿流，纷纷作鸟兽散。

高粱红了，娃儿们的玩法和耍事更多了。小伙伴们手持一根细长溜直的水竹，在竹尖上裹上一坨蜘蛛丝，从晒得发干的沟沟摸摸向坡上的高粱田，戴一顶破旧的草帽，捕捉了丁猫的游戏就在高粱田开始了。娃儿们相互间较着劲，看谁抓的丁猫多，抓得最少的要请伙伴们吃烤芭谷。娃儿们在高粱田的阡陌间追过去扑过来，一个个让太阳晒得脸蛋通红，手臂绯红，就像眼前的红高粱一样。

不过，粘了丁猫的输赢早已不重要了，负责放哨的铁蛋早已掰了好多芭谷，招呼伙伴们杀进旁边的青林里，架好石头灶，捡来枯枝败叶把芭谷烤得噼里啪啦炸响，一张小嘴吃得黑不溜秋。

大人收割高粱，娃儿们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在新割下的高粱秆中挑选细细的秸秆，用大人的镰刀把细秸秆修剪着，各自弄了一大把之后，就在高粱田的背阴处做着纸风车。不一会儿，各式各样的纸风车就呈现在坡上高粱田畴中。单头的纸风车迎着山野的风呼啦啦转动着，多头的纸风车红黄蓝绿相间，转动起来就像多彩的旋风。娃儿们狂欢着、嬉笑着、奔跑着，在高粱田地上演着童话般的欢乐。收割高粱的大人纷纷直起腰来，一边捶打酸疼的腰杆，一边随着娃儿们的纸风车看过去，黝黑的脸庞，不见辛苦只见笑。

高粱归仓，就是酿制米酒的佳期，也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父亲爱酒，母亲就是一辈子为父亲酿酒的人。母亲选出最好的高粱，摊晒在簸箕中放在石磨上，找出专门酿酒的大瓦缸，洗净、擦干，装入高粱，放好酒曲，母亲才很有仪式感地封好瓦缸，用力搬进老屋的阴凉干燥的存瓮，用一床老棕垫覆盖好。

不几天，我趁母亲去坡上翻土时悄悄打开瓦缸，用小碗舀出米酒几口就喝下，不一会我就云里雾里了。待我醒来，父亲捏着我的小鼻子问：“以后还偷酒喝不呀？”我答非所问：“我没有偷酒喝，我只是想看看，红红的高粱烤的酒，咋就不是红色的呢？”

父亲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父亲抿着小嘴笑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空气抄手

□刘德

上中学那会，我住校。学校不供应夜宵，上完晚自习回宿舍后，总感觉有点饿，晚上睡不踏实，不过多数时间也就忍忍睡了，只偶尔溜到校外去吃点吃的。

学校宿舍正对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操场连着校门。出校门就是一条主公路，公路两边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商家，主要是针对学校住校生卖一些日常用品和学习用具。

记得有年冬天的晚上，特别冷，下晚自习的我缩头缩脚回到宿舍，顿觉肚子饿得厉害，躺在床上，脑海里总浮现出各种美味。好不容易熬过晚点名，一个人便悄悄下床溜了出去，想去校外找点吃的。校外外黑灯瞎火，商家早已关门闭户。在校门左侧不远处一小巷转角处的昏黄路灯下，我发现了一个小摊点。一副挑担，一个燃着微火的小炉子，一张小方桌，上面放着面食必备作料。一个中年模样的小个子男人，胡子拉碴，头发蓬松而凌乱，背微驼，一看就是承受了生活过多压力的家中顶梁柱。他瑟瑟缩缩地蜷在寒风里，等着偶尔上门的顾客。我的到来让他眼前一亮，急忙热情打着招呼：“小兄弟，想吃点什么？”我说：“来碗抄手吧。”“好嘞！”小个子男人忙不迭地回答道，一边麻利地动手包起抄手来。

他包抄手的动作快得让人咋舌，只见他从塑料袋中拿起一张抄手皮，熟练地摊在左手，右手用筷子在肉馅碗中轻轻地扒拉一丁点，然后拇指、食指和中指轻轻用力一旋一捏，瞬间一个抄手就包好了。估计我是他收摊前的最后一个顾客，于是他从我袋中又特意摸出几张抄手皮，在完全没有包肉馅的情况下，拇指食指和中指就这么一旋一捏，转眼间就包出几个空气抄手来。

接下来他用火钩把炉膛的炭渣勾了一些下来，炉火马上就能熊熊烧起来。锅中的水开始翻滚，他将抄手熟练地丢进沸腾的水中，顺手还放了三片白菜叶。不一会，抄手煮好了。可能是太饿的原因，接过抄手我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抄手的肉馅虽然非常少，甚至还有几个空气抄手，但在深夜瑟瑟的冷风中，能吃上一碗充满人情味、热气腾腾的抄手，我实在太满足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黎明的乡愁（外一首）

□王行水

夏天留下一条尾巴
秋老虎卷土重来
城市的水泥森林仍在燃火
洒水车也浇不灭
只有明媚的早晨是个例外
凉风习习
吹得薄衣短衫舒了广袖
见到每一个路人
都想问一声好
曝出对生活的热爱与祝福
曙光初现，云霞斑斓
黎明铺开了一张白纸
一切又可以任意涂鸦
千言万语涌上喉结
最后道出一声早安
夜幕下丢失的一切
也被一件一件还了回来

时光

日子重复着日子
静水流深
风生水又起
粼粼波光碎一地
一个人孤独地写诗
用长短句想你
思念在文字里，悄悄流泪
四季轮回着四季
冬去春来
花香满园溢
不见陌头鸳鸯戏
一个幽幽地唱歌
用低音贝牵出回忆
在曲谱里忧伤徘徊
日子总分两头
你我天南地北
四季嵌入年轮
风千里寻觅
浓浓思念几许愁
丝丝散落眉头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